

石
洲
詩
話
一



石
洲
詩
話

一

翁方綱
撰

中
華
書
局

石
洲
詩
話
二

翁方綱撰

中
華
書
局

石洲詩話

此據粵雅堂叢書
本排印初編各叢
書僅有此本

自敘

自乙酉春迨戊子夏。巡試諸郡。每與幕中二三同學。隔船窗論詩。有所剖析。隨手割小條相付。積日既久。覺合遂得五百餘條。秋閒諸君皆散歸。又屆報滿受代之時。坐小洲石畔。日與粵諸生申論諸家諸體。因取前所割記散見者。又補益之。得八百餘條。令諸生各鈔一本。以省口講。而備遺忘。本非詩話也。時乾隆三十三年九月二十四日。覃谿。

跋

石洲詩話八卷。大興翁覃谿先生視學粵東與學侶論詩所條記也。前五卷草稿久已失去。葉雲素先生忽於都中書肆購得之。持歸求先生作跋。先生因命人鈔存。又增評杜一卷。及附說元遺山王漁洋論詩絕句兩卷。共成八卷。會先生門人襄平蔣公來督兩粵。因寄至節署。屬爲開雕。公命維屏董校勘之役。維屏既以詩辱知於先生。憶丁卯戊辰寓京師。每清曉過蘇齋。先生輒爲論古人詩源流異同。亶亶不倦。一日詢及是編。徧檢弗獲。不意是書失去。遲之又久復還。而維屏於七千里外乃得取而細讀之。且距先生視學時已四十餘年矣。今展卷坐對。不啻追侍杖履於古榕墀石間。文字之緣。抑何紆而愜也。至先生聞見之博。考訂之精。用心之勤。持論之正。是編特全鼎之一樹耳。比年同人築雲泉山館於白雲蒲澗之麓。先生作雲泉詩見寄。適是書剞劂甫竣。而雲泉詩亦已上石。此又一重翰墨緣。因連綴及之。嘉慶二十四日八日。番禺後學張維屏謹跋。

右石洲詩話八卷。亦覃谿先生撰。按陸廷樞復初齋詩集序。稱先生蓋純乎以學爲詩者。自諸經傳疏以及史傳之攷訂。金石文字之爬梳。皆貫徹洋溢於其詩。亦篤論也。顧王蘭泉蒲褐山房詩話。稱先生詩宗江西派。出入山谷。誠齋間。雖嘗仿趙秋谷聲調譜。取唐宋大家古詩。審其音節。刊示學者。然自作亦不能盡合也。云云。洪稚存卷龍閣詩自注。稱黃仲則悔存軒集。爲翁學士所刪。凡稍涉綺語及飲酒諸詩。皆不錄入。又北江詩話。翁開學詩如博士解經。苦無心得。又先是誤傳閣學卒。余輓詩云。最喜客談金石例。略嫌公少性靈詩。蓋金石學爲公專門。詩則時時欲入考證也。云云。均有徵詞。殆所謂文人相輕者然。如沈文愬選別裁一集。持論極正。則所學可知。而亦爲後人指摘。又豈獨先生乎。先生論詩宗旨。殆如施愚山所稱如作室者。領斲木石。一一就平地築起。固迥異華嚴樓閣也。是書蔣襄平相國曾開雕於粵東節署。迄今版已不存。特重梓之。俾世之談藝者取法焉。咸豐辛亥閏中秋後五日。南海伍崇曜謹跋。

石洲詩話卷第一

大興 翁方綱

入唐之初，永興鉅鹿並起，而鉅鹿氣骨尤高。

王無功以真率疎淺之格，入初唐諸家中，如鸞鳳羣飛，忽逢野鹿，正是不可多得也。然非入唐之正脈。劉汝州希夷詩格雖不高，而神情清鬱，亦自奇才。

李巨山汾陰行末四句，明皇聞而掩泣，曰：李嶠真才子也。此事互見明皇傳信記及鄭嵎津陽門詩注，而一以爲將幸蜀，登花萼樓，使樓前善水調者登而歌之，一以爲過劍閣下，望山川，忽憶水調辭，二條小異。○漢武秋風辭，此結四句脫胎所自也，用其意而不用其詞，特爲妙麗。至老杜漢陵行，竟用其辭而並不相犯，乃尤妙也。此卽詞場祖述，可覘古人之變化。

李巨山詠物百二十首，雖極工切，而聲律時有未調，猶帶齊梁遺習，未可遽以唐人試帖例視。

薛少保驅車越陝郊一篇，卽杜詩所謂少保有古風，得之陝郊篇者也。古風蓋指擬古詠懷之體，今觀此詩，依然阮公遺意也。可見唐初諸公，原有此一種，直至陳拾遺乃獨用此格，直接古調耳。此可見少陵之於唐賢，處處尋求古人門戶。

詩有可以不必分古今體者，如劉生驄馬芳樹上之同等題，後人卽以平仄粘聯之體爲之，豈應別作律

詩乎。在初唐人則平仄又未盡粘聯者。尤可以不必分也。

伯玉感遇詩。朝發宜都渚。一章乃正合古樂府巫山高之本旨。後人作巫山高詩。皆不如此。

唐初羣雅競奏。然尙沿六代餘波。獨至陳伯玉。崑元英奇。風骨峻上。蓋其詣力。畢見於與東方左史一書。伯玉薊邱覽古諸作。鬱勃淋漓。不減劉越石。而李滄溟止選其燕昭王一首。蓋徒以格調賞之而已。

伯玉峴山懷古云。邱陵徒自出。賢聖幾凋枯。感遇諸作。亦多慨慕古聖賢語。杜公陳拾遺故宅詩云。位下何足傷。所貴者聖賢。正謂此也。今之解杜者。乃謂以聖賢指伯玉。或又怪聖賢字太過。何歟。杜必簡於初唐流麗中。別具沈摯。此家學所由啓也。

沈雲卿龍池篇。大而拙。其勢開啓三唐。而非七律之盡善者。盧家少婦一篇。斯其佳作。

沈宋律句勻整。格自不高。杼山目以射雕手。當指字句精巧勝人耳。

沈宋應制諸作。精麗不待言。而尤在運以流宕之氣。此元自六朝風度變來。所以非後來試帖所能幾及也。

盧鴻一嵩山十志詩。似是騷裔。而去騷卻遠。此不過自適其適而已。

張燕公秋風樹不靜。君子歎何深。卽杜之涼風起天末。君子意如何所本也。洞房懸月影。高枕聽江流。卽入簾殘月影。高枕遠江聲所本也。杜於唐初前哲。大都攬其菁英。不獨原本家學。

曲江公委婉深秀。遠出燕許諸公之上。阮陳而後。實推一人。不得以初唐論。

明順德薛岡生序南海陳喬生詩。謂粵中自孫興籍以降。代有哲匠。未改曲江流風。庶幾才術化爲性情。無愧作者。然有明一代。嶺南作者雖衆。而性情才氣。自成一格。謂其仰企曲江則可。謂曲江僅開粵中流風則不然也。曲江在唐初渾然復古。不得以方隅論。

近時粵中所刻曲江公集。頗未精校。卽如開卷載蘇子瞻一詩。其詞之俚。不知出誰附會。其金鑒錄之僞。則阮亭皇華紀聞已辨之。

王尉灣詩句。張燕公手題政事堂。殷璠謂詩人已來。少有此句。至其終南山一篇。亦自超雋。非復唐初諸公平逸之製。

崔侍郎湜白鹿觀詩。捧藥芝童下。焚香桂女留。卽杜金華觀詩焚香玉女跪。霧裏仙人來所本也。芝童桂女。仙人玉女。皆以仙靈之類爲辭。不必確有所指。近時解杜者。頗穿鑿可笑。

讀孟公詩。且毋論懷抱。毋論格調。只其清空幽冷。如月中聞磬。石上聽泉。舉唐初以來諸人筆虛筆實。一洗而空之。真一快也。

崔司勳稟疾。有似俠客一流。

崔司馬國輔詩。最有古意。如恨矣秋風時。余臨石頭瀨。更何必以工於發端目古人乎。

齊梁遺音。在唐初者。長篇則煩而易濫。短篇則婉而多風。如崔國輔五言小樂府是也。

崔司馬樂府。殷璠以爲古人不及。然下簾彈箏篴。不忍見秋月。不如爲舞春風多。秋來不堪著。故侵珠履跡。不使玉階行。不如畫眉猶未竟。魏帝使人催也。其故難以言詮。○故侵珠履跡二句。阮亭以爲直用庾詩。然視庾尤巧矣。

盛唐之初。若獨孤常州及薛侍郎。據皆遒勁雄渾。少陵之嚆矢也。侍郎曾與少陵同登慈恩寺塔。今其詩不傳。○邱庶子爲祖員外詠。則右丞之先聲也。

右丞五言。神超象外。不必言矣。至如故人不可見。寂寞平陵東。未嘗不取樂府語以見意也。豈獨唐子西語錄。始以樂府取給詩材乎。

今之選右丞五古者。必取下馬飲君酒一篇。七古則必取終南有茅屋一篇。大約皆自李滄溟啓之。此元遺山所謂少陵自有連城壁。爭奈微之識硤碣者也。

古今詠桃源事者。至右丞而造極。固不必言矣。然此題詠者。唐宋諸賢略有不同。右丞及韓文公。劉賓客之作。則直謂成仙。而蘇文忠之論。則以爲是其子孫。非卽避秦之人。至晉尙在也。此說似近理。蓋唐人之詩。但取興象超妙。至後人乃益研核情事耳。不必以此爲分別也。王荊公詩亦如蘇說。而崇甯中汪彥章藻一詩亦佳。乃曰。花下山川長一身。則亦以爲避秦人得仙也。○劉賓客之作。雖自有寄託。然遜諸公詩。

多矣。郭茂倩並取入樂府。似未當。

昔人稱李嘉祐詩。水田飛白鷺。夏木嘯黃鸝。右丞加漠漠陰陰字。精彩數倍。此說阮亭先生以爲夢囈。蓋李嘉祐中唐時人。右丞何由預知。而加以漠漠陰陰耶。此大可笑者也。然右丞此句。精神全在漠漠陰陰字上。不得以前說之謬。而概斥之。

岑嘉州詩。忽思湘川老。欲訪雲中君。此乃後人用雲中君之所本也。與九歌原旨不同。

嘉州之奇峭。入唐以來所未有。又加以邊塞之作。奇氣益出。風會所感。豪傑挺生。遂不得不變出杜公矣。高常侍與岑嘉州不同。鍾退谷之論。阮亭已早辨之。然高之渾朴老成。亦杜陵之先鞭也。直至杜陵。遂合諸公爲一手耳。

李東川王母歌云。若能鍊魄去三尸。後當見我天皇所。此二語前人已言其寓意。然篇中復道歌鐘杳將暮。深宮桃李飛成雪二句。復不讓少陵麗人行楊花青鳥一聯也。東川句法之妙。在高岑二家上。

高之渾厚。岑之奇峭。雖各是成家。然俱在少陵籠罩之中。至李東川則不盡爾也。學者欲從精密中。推宕伸縮。其必問津於東川乎。

東川七律。自杜公而外。有唐詩人。莫之與京。徒以李滄溟揣摩格調。幾嫌太熟。然東川之妙。自非滄溟所能襲也。

古人唱和。自生感激。若早朝大明宮之作。並出壯麗。慈恩寺塔之詠。並見雄宕。率由興象互相感發。至於裴蜀州之才。謂未遑齊武右丞。而輞川唱和之作。超詣不減於王。此亦可見。

龍標精深。可敵李東川。而秀色乃更掩出其上。若以有明宏正之閒。徐迪功尙與李何鼎峙。則有唐開寶諸公。太白少陵之外。舍斯人其誰與歸。○司空表聖之論曰。傑出於江寧。宏肆於李杜。信古人不我欺也。常建第三峯詩。願與黃麒麟。欲飛而莫從。此亦是順口急氣之故。可以取證歐公菱溪大石詩。○常較王孟諸公。頗有急疾之意。此所以爲飛仙也。又多仙氣語。

儲侍御張谷田舍詩。碓喧春澗滿。梯倚綠桑斜。雖只小小格致。然此等詩。卻是儲詩本色。竊謂一人自有一人神理。須略存其本相。不必盡以一概論也。阮亭三昧之旨。則以盛唐諸家。全入一片空澄澹泞中。而諸家各指其所之之處。轉有不暇深究者。學人固當善會先生之意。而亦要細觀古人之分寸。乃爲兩得耳。

常尉以元妙得之。儲侍御以淺淡得之。儲近王。常近孟。而常勝於儲多矣。

元次山別何員外詩。結句不然且相送。醉歡於坐餘。與韓文公送王含序結句同旨。而韓尤妙矣。次山稱文章之弊。煩雜過多。欲變淫靡。以系風雅。然其詩朴拙處過甚。此乃棘子成疾。周末文勝。等虎豹犬羊爲一粹者也。天寶至德之際。英哲相望。似未可盡以文勝抹之。君家遺山所云。風雲若恨張華少。溫李新聲。

奈爾何。未必次山之詩。遂爲有唐風雅正宗也。獨其詩序。則稍有致。○觀篋中集所錄。其意以枯淡爲高。如以孟東野詩投之。想必愜意也。

盛唐諸公之妙。自在氣體醇厚。興象超遠。然但講格調。則必以臨摹字句爲主。無惑乎一爲李何。再爲王李矣。愚意拈出龍標東川。正不在乎格調耳。

漁洋先生云。李詩有古調。有唐宮調。分別觀之。所錄止古風二十八首。蓋以爲此皆古調也。然此內如秦皇掃六合。天津三月時。鄭客西入關。諸篇皆出沒縱橫。非斤斤於踐迹者。卽此可悟古調不在規摹字句。如後人之貌爲選體。拘拘如臨帖者。所謂古者。乃不古耳。

子昂太白。蓋皆疾梁陳之豔薄。而思復古道者。然子昂以精深復古。太白以豪放復古。必如此乃能復古耳。若其揣摩於形迹以求合。奚足言復古乎。

漁洋云。韓蘇七言詩。學急就篇句法。如鴉鵲鷹鷂鷓鴣。雕駉駟騶駼驪等句。近又得五言數語。韓詩蚌螺魚鼈蟲。盧仝鰻鮓鯉鱸云云。然此種句法。間作七言可耳。五言卽非所宜。解人當自知之。蓋漁洋先生所謂五古者。專指唐賢三昧一種淡遠之體而言。此體幽閑貞靜。何可雜以急管繁絃。他日先生又謂東坡效韋蘇州之作。是生查子詞者。卽此旨也。至於五言詩。則初不限以一例。先生又嘗云。感興宜阮陳。山水間適宜王韋。鋪張敘述宜老杜。若是則格由意生。自當句由格生也。如太白云。天上白玉京。十二

樓五城。若以十二樓五城之句入韋蘇州詩中。豈不可怪哉。不必至昌黎玉川。方爲盡變也。

魏程曉詩云。今世樛櫨子。觸熱到人家。字書樛櫨不曉事也。音耐戴。而太白詩云。五月造我語。知非佺儃人。字書佺夷在切。儃貌。儃海愛切。儃儃儃貌。儃字下又注云。又他代切。儃儃儃貌。按佺儃音義。並與樛櫨相似。太白詩。當即用程詩也。然儃字恐不當與儃字相連。此是字書因佺誤儃耳。

敖器之評太白。謂如劉安雞犬。遺響白雲。覈其歸存。悅無定處。愚謂須知太白又自有十分著實處耳。然器之語自妙。

太白詠古諸作。各有奇思。滄溟只取懷張子房一篇。乃僅以豈曰非智勇。懷古欽英風等句。得贊歎之旨乎。此可謂僅拾糟粕者也。○入手虎嘯二字。空中發越。不知其勢到何等矣。乃卻以未字縮住。下三句又皆實事。無一字裝他門面。及至說破報韓。又用雖字一勒。真乃逼到無可奈何。然後發洩出天地皆震動五個字來。所以其聲大而遠也。不然而但講虛讚空喝。如懷古欽英風之類。使後人爲之。尙不值錢。而況在太白乎。

太白遠別離一篇。極盡迷離。不獨以元肅父子事難顯言。蓋詩家變幻至此。若一說煞反無歸著處也。惟其極盡迷離。乃卽其歸著處。○綠雲謂竹。

太白酒思云。海上碧雲斷。單于秋色來。單于當指臺。

太白云。山隨平野盡。江入大荒流。少陵云。星垂平野闊。月湧大江流。此等句皆適與手會。無意相合。固不必謂相爲倚傍。亦不容區分優劣也。

太白五律之妙。總是一氣不斷。自然入化。所以爲難能。蘇長公橫翠峨眉一聯。前人比於杜陵峽中覽物之句。然太白作上皇西巡南京歌云。地轉錦江成渭水。天迴玉壘作長安。則更大不可及矣。○西巡之歌。殊於風雅之旨不類。安史之亂。豈得云輕拂邊塵。不觀杜公直書仙仗離丹極。妖星帶玉除乎。甚且鋪張蜀中濃麗。尤爲非體。若反言之。則不必。若正言之。則不宜。即不能作北征之篇。亦何必有西巡之頌也。此事在唐自非細故。而李杜二家爲有唐一代詩人冠冕。若此之類。何以立詩教乎。

大可爲也。化不可爲也。其李詩之謂乎。太白之論曰。寄興深微。五言不如四言。七言又其靡也。若斯以談。將類於襄陽孟公以簡遠爲旨乎。而又不然。蓋太白在唐人中。別有舉頭天外之意。至於七言。則更迷離渾化。不可思議。以此爲寄興深微。非大而化者其烏乎能之。所謂七言之靡。殆專指七律言耳。故其七律不工。

李詩補注一書。頗未修整。卽如中閒小謝又清發。乃以惠連作注。竟若不知題爲宣城謝朓樓者。此猶蘇詩之王注。未經淘洗故耳。如有識力者。取而刪補訂正之。亦快事也。

元相作杜公墓。係有鋪陳排比藩翰堂奧之說。蓋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之中。有藩籬焉。有堂奧焉。語本

極明。至元遺山作論詩絕句。乃曰排比鋪張特一途。藩籬如此亦區區。少陵自有連城壁。爭奈微之識碣碣。則以爲非特堂奧。卽藩籬亦不止此。所謂連城壁者。蓋卽杜詩學所謂參苓桂朮君臣佐使之說。是固然矣。然而微之之論。有未可厚非者。詩家之難。轉不難於妙悟。而實難於鋪陳終始排比聲律。此非有兼人之力萬夫之勇者。弗能當也。但元白以下。何嘗非鋪陳排比。而杜公所以爲高曾規矩者。又別有在耳。此仍是妙悟之說也。遺山之妙悟。不減杜蘇。而所作或轉未能肩視元白。則鋪陳排比之論。未易輕視矣。卽如白之和夢遊春五言長篇。以及遊悟真寺等作。皆尺土寸木。經營締構而爲之。初不學開寶諸公之妙悟也。看之似平易。而爲之實艱難。元白之鋪陳排比。尙不可躋攀若此。而況杜之鋪陳排比乎。微之之語。乃真閱歷之言也。自司空表聖造二十四品。抉盡祕妙。直以元白爲屠沽之輩。漁洋先生題之。每戒後賢。勿輕看長慶集。蓋漁洋之教人。以妙悟爲主者。故其言如此。當時宣城施氏。已有頓漸二義之論。韓文公所謂及之而後知。履之而後難耳。

墓係又舉夏殷周千餘年。仲尼緝拾選練。取三百篇。至子美之作。使仲尼鍛其旨要。尙不知貴其多乎哉。此亦究極波瀾之言。竹垞先生有言。王制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。得列於詩者。僅十有一而已。殆所操類鄰國之音。所沿者前人體製。則膠固不知變。變而不能成方。司馬遷謂古詩三千餘篇。孔子去其重複。信矣。聖人固未嘗盡以少爲貴。顧其多者篇體何如耳。然漁洋先生謂少陵晚年五律。後半往往重複。墓系